



搓汤圆

◎袁德君

初为有车族

◎凌华

不久前,我有生以来首次成为有车族。当我第一次站在那辆属于我的爱车前,指尖轻轻抚过车身,犹如当时儿子出生一样,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和满足感如电流般传遍全身。

曾经,城市的距离仿佛是一道道难以跨越的鸿沟;现在,我随时随地可以跨越,去看望远方的亲戚、朋友,及时和邻居、同学相聚。曾经,凛冽的寒风和倾盆的大雨仿佛是对我等上班族的折磨;现在好了,只要钻进驾驶室,按下启动键,挂到前进挡,爱车便潇洒地载着我来到办公室,风雨无阻。周末清晨,我可以随性地驶向郊外,去拥抱那片宁静的世界,呼吸清新空气,看朝阳洒在田野上,泛起金色光芒,反光到车内。夏日周末下班后,夜幕降临,城市被灯光点亮后,我驾车沿着宽敞的马路,漫无目的地驶向好久没有去过的路段,晚风透过车窗,轻轻拂过脸颊,带来丝丝凉意,看着车窗外闪烁的霓虹,以及热闹的夜市,那一刻,我心中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恩。

初为有车族,在尽情享受便捷的同时,也有刚为有车族缺乏对智能化了解的无奈。

记得在提车前,销售员教了一大堆功能和智能化知识,然而一时不可能全部领会,我只得在一知半解后,提车回家。在回家路上,不小心碰到 autohold (自动驻车)功能,经过红绿灯时,脚不敢离开刹车,后来在等待另外一个红灯时,启动了电子驻车,脚倒是可以离开刹车了,可绿灯时,只知道加大油门,却忘记重新启动前进挡,导致车子迟迟不能启动向前,后边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,让我好不尴尬。

有次,载着母亲出去兜风,下车时,后边两个门竟然在车内不能打开,每次都要我下车从车外开门,甚是不便。后来经查看说明书和电话咨询,原来是新车儿童锁没有关闭,只要打开车门,解除一下就可以了。

还有次出远门,我打开手机导航,哪知到达目的地后,朋友见了,笑得前俯后仰,因为车本身就有导航功能,只需发出语音口令就能轻松开启导航,而我全然不知。由于不会使用车上导航,之前一天晚上回家,我也用手机导航,在即将到家

心窗
片羽

的一个路口等待红绿灯时,手动关闭手机导航,可到家不到二十分钟,就接到公安部门的信息,说我被监控拍到驾车拨接移动电话,被扣三分,要求一个月内接受处理,处理时,还罚款50元。唉,不会使用智能产品有多可怕。

从此以后,我一有空就查看说明书,熟悉并灵活掌握了许多智能化知识。有次出差到江西。路上,同事打来电话,他准备开车到南京,为防止路上轮胎出意外,想借用我车上的充气装置。我立即打开手机App,启动智能开门功能,同事很轻松地从我停在单位的汽车后备箱里拿到了充气装置,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。

我买的是纯电车,除了绿色环保以外,主要是节约成本。而在充电时,也大有学问,由于峰谷电价差距较大,我就启用智能充电功能,先把充电装置接上,在手机上设定21点后充电,一般凌晨5点左右就可充满,成本还不到20元,如果使用峰电需要30元左右。类似的智能化还有很多,夏天出行前,提前开启车内空调,避免上车后汗流浹背;冬季雪后,外出前提前开启空调,可以及时融化挡风玻璃上的积雪,同时让车内温度得到提升。有时外出回家前,一时找不到汽车的具体位置,还可打开车机端“远程位置”功能,及时找到所停位置。

当然,成为有车族后,要尽情享受有车的幸福时光,但车技和行车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安全通过红绿灯是每个驾驶员必须面对的。现在有些路口红绿灯有倒计时,有的停用了,据说为了防止诱发抢行导致事故发生。但这也容易导致驾驶员在路口前犹豫不决,尤其像我这样的新手,常常在将要通过路口时紧急刹车。经过多次紧急刹车后,我也总结了一条经验,如果半个车身进入路口实线区域时,绿灯刚闪,可大胆以正常速度通过,时间完全足够,且屡试不爽;如果车头还没进入路口实线区域,绿灯开始闪时,绝不加快通过,确保行车安全。

初为有车族,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出行的便利,更是一种全新的智能化生活体验和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,让我在人生道路上,不断提高对世界的认知度,更加自由地追逐梦想,憧憬美好明天……

那些远去的春节印记

——“砸墩”“跌佬”与“滴台”

◎杨红兵

春节闲暇,看着与手机或平板难舍难分的孩子们,不由得想起了我们的那些童年趣事。

我回忆着写下这个题目,再仔细看看这三个名词,只能算是音译词吧:“砸墩”“跌佬”与“滴台”(均为音似,未见诸于教科书);再从语文学科来看,好像还属单纯词,这些词的发音应该是从某个上古时代“舶来”,又加以本土俗化,其缘由与出处已经难以考证。兼之音译不准,其含义还得先解释一下的。

“砸墩”,需要先在泥地上挖一个深4厘米~6厘米、直径5厘米~8厘米的圆锥形小坑作为圆心,然后一人站在上面,手臂伸直作为半径画一个圆圈,直径在两米左右,具体可根据场地大小而灵活机动处理。水平高些的大孩子,一次性可以画出一个标准的圆圈,浑然天成。然后,在圆的另外一边,距离圆边际2米~2.5米画一条平行线,平行线的两边画上小线段,两个小线段可以平行,也可以面对圆周呈外八字形。然后在圆圈与平行线平行的另一面画一个弧线(上初中后才知道这个叫切线)作为站位的起点。如此,“砸墩”的基本准备工作就绪。随后,参加者按照要求,将分币(主要是1分币为主)叠放在圆心坑中,将其砸出圈者则为赢。技巧高者可以一次性清窝(全部砸出圆圈范围),但此等机遇或出手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。

“跌佬”的条件就相对简单些,只要一个小弧线和对应间隔2米~2.5米的和“砸墩”一样的线段就可以了。只是,另外还需要准备一块比较干燥的砖头,条件有限的话,半块砖头也行的。参加者将分币叠放到砖头上,人靠近砖头,站直身子,让铜钎(清朝的铜钱)从手中自由落体跌到台上,

铜钱的高度需和衣裳上面第二颗纽扣打平,由此被击打落地的分币即为所得。此需要高度技巧和眼力,综合若干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,以铜钎边沿跌打在圆柱形叠放的分币一边为佳,但又不能偏离分毫,否则擦肩而过,一无所获。

“滴台”和“跌佬”所需的外部条件基本一样。其流程更为简单,其顺序可以抛铜钎的方式进行,也可以猜拳的方式进行。大家将自己的铜钎交给头家(就是抛铜钎或猜拳的赢家),然后将铜钎明面朝上(有图像的一面),在砖头上方2厘米~4厘米处猛一抽手,变成暗面(有文字的一面)者即为赢,剩余铜钎按照顺序依次进行;水平高者一次性可以全部翻面,其余参加者只好用分币去赎回自己的铜钎,再进行下一轮比拼。

当时,我们抛铜钎确定参加者顺序也是有讲究的。彼时,抛铜钎分为“一面疆”和“两面疆”。所谓疆就是线,“一面疆”就是抛出的铜钎必须落在站人的一面之内,抛到线段之外则为出界,出界者为底家,多家出界者“先出先底(最后一家)”,线内则以离线段距离近者为先;如果是“两面疆”,则无出界之论,线内外均以距离线段近者为先。

其实,这三种游戏都是小时候过年时男孩子最喜欢的游戏——一种小小赌博的游戏,输赢通常在几角钱之内,超过一元者罕有(因为,那时我们身上资产不会超过两元钱)。因此,这三种游戏还必须要有一个重要因素,就是必须有一大堆年龄大体相当的男孩子。一旦游戏开始,便是满场男孩子的天下。

那时,大人们也特别宽容,从不计较孩子们的输赢,还都是鼓励和支持的态度。村里同龄或年龄相仿的男孩将近二十人,可谓阵

容浩大、一呼百应。在那个物质供给和精神滋养均极其匮乏的年代,这些游戏的号召力胜于当下孩子对电子产品之好。每年正月初一大早,便是一群男孩子呼喊开战之佳时,不一会儿,在某个场地上,一群男孩子围在一起,欢声笑语响成一片。偶尔也会传出叹息声,那是手气不佳的表现;间或,也有惊叹声,那定是因为某个男孩“一网打尽”的爆棚手气惊讶了他人。

其时,我们对用作“赌博”工具的铜钎还是很有选择的。我们都特别喜欢“光绪元宝”铜钱,每次出手都会念叨一声“光绪元宝,一赢多少”;很忌讳“大清货币”铜钱,看到后均会齐声笑话“大清带龙,一输屁 peng(意思输光)”。那些字面为“十文”“顺治通宝”的铜钱则更加宝贵一些;“壹分”字样的尤其稀少,其面积较普通铜钱稍小,构图却精致一些,更受我们喜欢。

时移世易,这些春节里孩子们的喜好,在今天孩子们看来已是天方夜谭,然而却是我们童年里的重要印记。就是今日农村,这些游戏的基本场地——泥土场地也已不见,取而代之的都是水泥场地。

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DeekSeep说,“‘砸墩、跌佬、滴台’这些词汇背后,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鲜活断面……更是人与土地、与传统的深情对话。”也许,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家乡印记,就是我们无意识中的乡愁载体。

推开窗户,有清风掠来。窗外,一根叫不出名儿的树梢上,有一串浅红的花蕾在寒风中含苞。也许,时光更迭,每一岁、每一程各有风景。

有热爱、有喜欢,就有希望。

岁月
流金